

谢国桢旧藏《不下带编》抄本述略

郭 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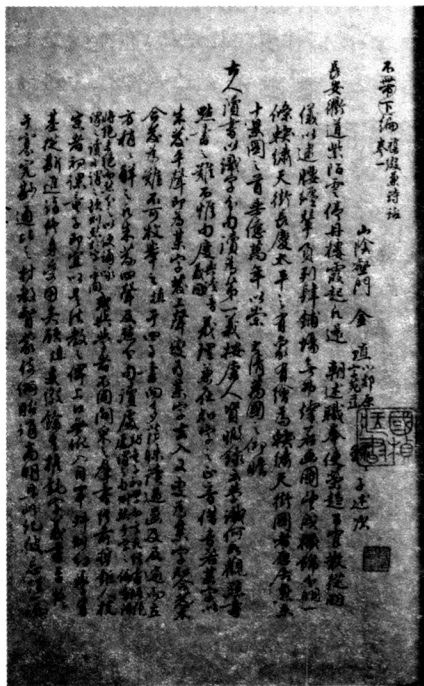
清人金埴《不下带编》，对于研究晚明至清康熙间文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然该书流传甚罕，直到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湜华的标点整理本（与《巾箱说》合刊一册，后文简称王本），学界才广为引用。刘叶秋先生曾据此标点整理本撰短文论之^①。此本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，到2008年第三次印刷时虽然经过了修改，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错讹^②。

中华书局的这个本子，乃王湜华据谢国桢先生所藏手稿本标点整理而成，因无他本可校，不能算是严格的校讎之作，故其《点校说明》明言“标点整理”，为至诚之言。谢氏所藏手稿本，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将之收入，学林得以见稿本之面貌。因未见其他著录，故以为该书仅存此手稿本。

最近点检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料室所藏古籍时，发现了一册同为谢国桢先生旧藏的《不下带编》写本（下文简称天津师大本，见图）。经与王本对校，发现存在不少的差异，值得我们重视。兹将其情况初步梳理如下，以供参考。

一、抄本《不下带编》概况

天津师大本《不下带编》七卷，全，竹纸线装一册，封面书签墨题“不下带编”“一册”，书品宽大完好。通高27.8厘米，



①刘叶秋：《〈不下带编〉和〈巾箱说〉》，《许昌师专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1986年第3期，第36页。

②马斗全：《〈不下带编〉点校差错举例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09年3月11日第10版。

半叶宽 16.7 厘米。无栏线边框,半叶十五行,行二十六字;小字双行,与大字不同。墨笔行草,字迹秀丽挺拔,连贯生动。天头地脚偶有朱笔校文,前后无序跋。护叶钤朱文“垆斋”小长方印,卷一之卷端下钤“谢刚主”、“国桢藏书”朱文隶书方印,卷七之卷端下钤朱文方形“国桢私印”。则此为谢氏旧藏无疑。唯“垆斋”不知是否谢氏藏印,尚待方家垂示。

该书为天津师范大学七八十年代从中国书店购入,其封底的标价仍在,定价 10 元。而谢氏所藏明清文献,悉数捐于其供职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,此学界所共知,流落于外者极为少见。据谢氏《江浙访书记》提示,40 年代后期曾有少量藏书于乱中逸出,则该书之流落或当此时。数十年后辗转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所藏,因未曾编目,故入藏天津师大历史系后 30 多年来并不曾为世人所知。

天津师大本被定为抄本的理由是,此本文字空缺处,多与王本所谓“被蠹虫咬缺”而以□表示之处相吻合。如卷一第十三页上第二行“体变亦极矣”前空缺,同行“十一”后空缺至第三行“是徒”,第三行末“埴游历”后空缺至第四行“言体”等。此条目所空缺文字正是王本用□表示的被蠹虫咬缺之处。又如,卷一第十三页下倒数第二行“数十首”前空缺,亦与王本同。因此,基本可以推定,天津师大本为抄本,其所据底本应即王本整理所据之“手稿本”。

二、《不下带编》抄本之特点

天津师大本的底本虽然也是王氏所言之手稿本,但与手稿本相较,有一个明显的差异。王氏所据手稿本,正文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小字注音,这些在抄本中大多数都略而未抄,仅保留了一小部分,且多有简省。兹举卷一“古人读书以识字分句读为第一义”条为例,以见其得失。

古人读书以识字分句读音豆为第一义。按唐人《资暇录》云:“学识何如观点书。”点书之难,不惟句度音豆,与读音义同义理,兼在知字之正音、借音,若某字以朱发平声,即为某字,发上上声,变为某字,……,凡朱发四声及点分句读处,就童子初学而言,凡经书语绝处,谓之句,则点于字之偏旁;语将绝未绝而点分之,以便诵咏,谓之读,又谓之顿,则点于字之中间。按读,又谓之顿,顿者,言小住也。或与学者不同,间去采群书,经前哲钜人校定者。初课童子,即宜以是法教平之,俾上口无讹,入目罕舛,则幼学有基。……下教是正,则幸甚幸甚。(王本)

古人读书以识字分句读为第一义。按唐人《资暇录》云:“学识何如观点书。”点书之难,不惟句度与读音义同义理,兼在知字之正音、借音,若某字以朱发平声,即为某字,发上上声,变为某字,……,凡朱发四声及点分句读处,就童子初学而言,凡经书语绝处,谓之句,则点于字之偏旁;语将绝未绝而点分之,以便诵咏,谓之读,又谓之顿,则点于字之中间。或与学者不同,间采群书,经前哲钜人校定者。初课童子,即宜以是法教之,俾上口无讹,入目罕舛,则幼学有基。……下教是正,则幸甚幸甚。(天津师大本)

据上引文,可以发现天津师大抄本与手稿本相较,一般的声韵夹注基本都

省略未抄。此类声韵夹注,以当时士大夫的学识标准衡量,实无做注解的必要。金埴为时人目为长于文字音韵之学(见同书卷二“四明沧柱仇公兆鳌以少宰致政归”条),故撰稿随时注出音读,或乃其为学习惯,然作为著作若处处注音释字,则不免琐碎而影响行文之流畅,既不便阅读,也稍显小气。而此抄本将之基本省略,仅保留其中极为必要之部分,则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,甚合著作之法。若确如王澐华所言该手稿为未完稿,则此抄本所采取之态度或正合撰著者金埴定稿之本意,也未为不可能。其《巾箱说》即较少此类音注,可为旁证。如王本卷二“吴澄问于吴正道曰:‘模楷二字假借音迹乎?’”《巾箱说》直言“模楷二字假借乎?”^①即无“音迹”二字,天津师大本亦无此二字。

天津师大本作为抄本,其不足处亦至为明显,即多有抄漏抄错之处。如卷一“□□多津逮后人”条即整条漏抄。又如卷二“有郡守丧偶”条,金埴感怀而记其爱女之事,天津师大本至“予女亡未暮而倩即新弦续矣,芦花之痛未知能免焉否耶”句即完,较手稿本少“迨予女歿六年,予再过齐堦文逊,时堦他出,其续室则慇懃出拜,呼予为父,情文兼挚,且抚子女一如己生,其贤淑如此,吾女为不亡矣”共52字。若缺此大段文字,文意殊可遗憾。又如卷一记其所作三言诗“数十首”一条,天津师大本较手稿本亦有大段漏抄。再如卷四“陈其年检讨布衣时馆于冒氏”条,所载陈氏《贺新郎》词漏抄末尾“休为我,再惆怅”一句,夹注“辟疆”后漏“戏与”二字。同卷“梁张率”条“往往假托得名”后漏“如汉庆虬作《清思赋》,人不知贵,托以相如,所作遂见重,魏曹罔作《六代论》,托名”共30字。类此者尚有多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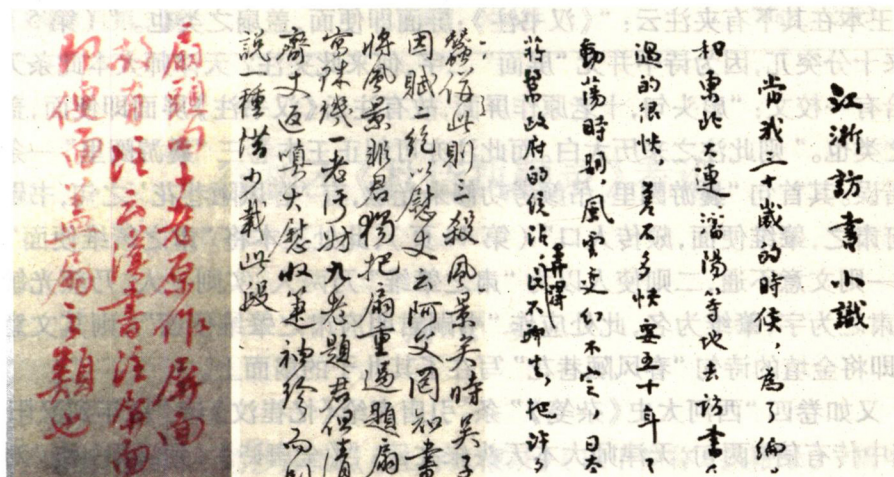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《不下带编》抄本之价值

虽然如此,天津师大本仍然有其价值,大端有二,一是文物艺术价值;一是校勘价值,下文试为之表出一二。

文物艺术价值。最初翻检该书时,以为谢氏藏有稿本,故想当然以为此本是谢氏依据稿本亲笔抄录,后比较《江浙访书记》影印本的谢氏笔迹,觉得两者有差别。为方便说明,依次列出了抄本朱笔校文、墨笔正文、《江浙访书记》影印谢氏题识的图版(图见下页)。谢氏笔迹,其字体收笔多顿拙,书法严谨中略带拘谨,而抄本字体却开合纵横,连贯洒脱,迥然有别。而仔细比较墨笔正文与朱笔校文之字体后,我们认为两者风格和笔法一致,应出于一人之手。因此,就我们目前的能力而言,认为该本非谢氏亲笔所抄,有可能是他与稿本一并购入之异本。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,依据王澐华标点整理说明,似乎谢氏未曾说明过还曾藏有此抄本。因此谢氏入藏此抄本之经过与时间目前尚不得而知。

校勘价值。就目前所知,天津师大本可能是手稿本之外的唯一异本,由于手稿本已经受损,因此它是该书进行校勘工作必须参考的本子。而此本也确实

^①(清)金埴:《巾箱说》,王澐华标点本,中华书局,1982年,第130页。



抄本校文

抄本正文

谢国桢题识

在文字上有胜出之处,可供校勘之用。大致情况可有如下几类。

1. 可正部分文字之错讹

在马斗全例举的王氏《不下带编》点校错误中,有一条是不知“沧柱”系仇兆鳌之字,而将“仇沧柱、兆鳌”点开,断作两人,且人名之字,“鳌”也不当用“鼇”^①。其实天津师大本中除卷一“赵忠定初冠多士”条所涉作“鼇”字外,其余皆作“鳌”,王氏点校也并非皆误,此条即作“鳌”,不误。另外值得指出的是,天津师大本凡涉及人名,按字号、籍贯、官爵大写,名小写的格式行文,如“孙太常莪山勲”、“仪封张清恪孝先伯行”,“埴从祖廉使公长真镇”、“杭州王文丹麓皞”等,皆如此。故若据此本标点,则即使不明古人字号,亦不至犯上述马斗全所指之错误。

又马斗全指出王本释文之误,有例云“第8页,‘盖南谿恃南岳未游’,‘恃’字不可解,应为‘特’之误”,此属臆测。据天津师大本,实为“惟”字。此类情形可据天津师大本校正者不在少数。

天津师大本与王本所据虽为同一底本,然该本抄写时代较王氏所见为早,故虽有抄写之错漏等问题存在,其仍有可补“咬缺”空白之处者。如王本卷一“文长徐先生故居”条(第14页)“与埴□庐一街”,天津师大本此处不缺,为“祖”字,补之则文意通顺。又如王本卷一“有僧住山”条(第18页)引诗云:“方丈前□挂艸鞋”句,天津师大本不缺,为“头”字。又如王本卷三“陈封翁本吾越馀姚人”条“挹其□貌,乃古朴君子”(第46页)句,天津师大本不缺,作“风”字。此类情况亦不在少数。

2. 可解某些稿本不明或不确之处

天津师大本天头地脚之朱笔校文虽然甚少,却多能校正文之不足。如卷一“杭州王文丹麓皞,名宿也”一条,记吴宝崕所赋诗,有“扇头十老写珠玑”一

①马斗全:《不下带编》点校差错举例,《中华读书报》2009年3月11日第10版。

句,王本在其下有夹注云:“《汉书注》:屏面即便面,盖扇之类也。”(第5页)读来十分突兀,因为诗中并无“屏面”二字,何来此夹注?天津师大本此条天头上恰有一校文:“扇头句,十老原作屏面,故有注云《汉书注》屏面即便面,盖扇头之类也。”则此注之来历大白。而此注亦可纠正王本卷三“曩游阙里”一条标点错误。其首句“曩游阙里,吊颜考功修来光敏,有‘春风陋巷花’之句,书嗣君明府肃之,肇维便面,颇传人口”(第44页),此处王本将“肃之肇维便面”点开,一则文意不通,二则使人以为“肃之肇维”乃两人,实则一人,乃颜光敏之子,肃之为字,肇维为名,此处应作“书嗣君明府肃之肇维便面”,则其文意明白,即将金埴的诗句“春风陋巷花”写在了其儿子的扇面上。

又如卷四“西河太史《杂笺》”条,引唐卢纶《忆崔汶》诗“新年到汉阳”、“闽中传有信”两句,天津师大本天头朱文云:“《全唐诗》‘到汉阳’作‘对汉阳’;‘传有信’作‘传有雪’”,正可为文字校勘之助。

此类尚有多处,不一一罗列。

3. 可正条目分合之误

如卷二“诸庶常襄七”条,天津师大本如下:

诸庶常襄七锦以孝廉御试第一,授中书,始而中翰也;旋第南官,选西清,继而内翰也;用以对品宰百里而改教授,又继而外翰也。一人三翰,士林美谭。埴赠一联云……襄七为绣州英俊,……踵秋岳、竹垞两人而起者非他人,必襄七也。埴交襄七,尤重其贫而能孝,孀母太夫人积三十年,以十指作佛事,自上下神祇外,……莫不具绣为一轴,名之曰《千佛幢》,将归之天竺寺,而襄七遂登第。文章钜公多题咏其事焉。

王本从“埴交襄七,尤重其贫而能孝”后另起,为一新条目,似不若天津师大本为一条,文意更为妥当。

此种情况最突出的莫过于卷一“甲申春杪”条日记洪昇事迹,天津师大本文字略如下:

甲申春杪,昉思应云间提帅张侯云翼之聘,……侯延为上客,……观昉思所谱《长生殿》戏剧,以为娱。时织部曹公子清寅闻而艳之,亦即延至白门,南北名流悉预,为大胜会,……公与昉思觴对其本,以合节奏,凡三昼夜才毕。两公并极尽其兴赏之豪。……殆返棹过乌戍,昉思遽醉而失足,为汨罗之投,士林竟为诗文以哀挽之。渔阳山人云……埴制昉思哀词……吴宝嵎陈琰《舟过乌戍吊昉思诗》:“烟水依然拍野塘,……分取钗钿吊七郎。”昉思《题唐六如墓》:“不知他日西陵路,谁吊春风柳七郎?”盖自况也。

王本从“吴宝嵎陈琰《舟过乌戍吊昉思诗》”另起段落,为一新条目,实不合文意,当从天津师大本为一条。

综上所述,我们认为若再次出版《不下带编》标点本时,应据天津师大本作校勘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业图书馆